

魏

書

列傳第八十四

魏書九十六

僭晉司馬叡

竇李雄

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
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伷伷生冗從僕射琅邪恭
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茲通遂生
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覲子由是自言河內溫人
初爲王世子又襲爵拜散騎常侍頻遷射聲越
騎校尉左右軍將軍從晉惠帝幸臨漳其叔繇
爲成都王穎所殺叡懼禍遂走至洛迎其母俱

歸陳國東海王越收兵下邳假叡輔國將軍越
謀迎惠帝於長安復假叡平東將軍監徐州諸
軍事使鎮下邳尋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假節當鎮壽陽且留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
叡鎮後平東府事當遷鎮江東屬陳敏作亂叡
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敏死秋叡始到
建業五年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以會
稽戶二萬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
六月王彌劉曜寇洛陽懷帝幸平陽晉司空荀

蕃司隸校尉荀組推叡爲盟主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華軼北中郎將裴憲並不從之憲自稱鎮東將軍都督江北五郡軍事與軼連和叡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擊軼斬之憲奔于石勒六年叡檄四方稱與穆帝俱討劉淵太會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以叡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叡改建業爲建康七月叡以晉室將滅潛有他志乃自大赦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爲

丞相叡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殺督運令史淳于
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徑頭
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之平文帝初
叡自稱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置百官立
子紹爲太子叡以晉王而祀南郊其年叡僭即
大位改爲大興元年其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
準模王者擬議中國遂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
所即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
水陽鳥攸居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所謂島

夷卉服者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
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東南
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
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
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春秋時爲吳越之地吳越
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公巫臣竊
妻以奔敎其軍陣然後乃知戰伐由是晚與中
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敎盛飾子女以招遊

客此其土風也戰國時則并於楚故地遠恃險
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秦末項羽起江南故
衡山王吳芮從百越之兵越王無諸身率閩中
之衆以從滅秦漢初封芮爲長沙王無諸爲閩
越王又封吳王濞於朱方逆亂相尋亟見夷滅
漢末大亂孫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權阻長江
殆天地所以限內外也叡因擾亂跨而有之中
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去巴
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虵魚

鼃嗜欲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
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陸種以罟網爲業機
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飢寒地旣暑
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沙蟲虺虺之
害無所不有叡割有揚荆梁二州之土因其故
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郡縣戶口至有不滿
百者遣使韓暢浮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
僭立江表拒不納之是時叡大將軍王敦宗族
擅勢權重於叡爲上下了無君臣之分叡侍

中劉隗言於叡曰王氏彊大且漸抑損敦聞而惡之惠帝時叡改年曰永昌王敦先鎮武昌乃表於叡曰劉隗前在門下遂秉權寵今趣進軍指討姦孽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朝梟隗首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充爲大都督護東吳諸軍叡乃下書曰王敦恃寵敢肆狂逆方朕於太甲欲見囚于桐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親

帥六軍以誅大逆叡光祿勳王含率其子瑜以輕舟棄叡歸于武昌叡以其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尚書陸曄爲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爲江州梁州刺史甘卓爲荊州使其率衆擠躡敦後以太子右率周筵率中軍三千人討沈充敦至洊州表尚書令刁協黨附宜加誅戮叡遣右將軍周札戍于石頭札潛與敦書許軍至爲應敦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札見敦朗等旣據石頭叡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衆

三十三
攻之戴淵親率士鼓衆陵城俄而鼓止息卽等
乘之叡軍敗績隗協入見叡叡遣其避禍二人
泣而出隗還淮陰後奔石勒協奔江乘爲敦追
兵所害叡師敗敦自爲丞相武昌郡公邑萬戶
朝事大小皆關諮之敦收戴淵及叡尚書左僕
射周顗並斬于石頭皆叡朝之望也於是改易
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朝
行暮改或百日半年敦所寵沈充錢鳳等所言
必用所譖必死敦將還武昌其長史謝鯤曰公

不朝懼天下私議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
近入覲主上側席待公遲得相見宮省穆然必
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
君等數百何損朝廷遂不朝而去敦召安南將
軍甘卓轉譙王承爲軍司並不從敦遣從母弟
南蠻校尉魏乂率江夏太守李恒攻承於臨湘
旬日城陷執承送于武昌敦從弟王廙使賊迎
之害于車中先是王敦表疏言旨不遜叡以示
承曰敦言如此豈有厭哉對曰陛下不早裁之

難將作矣敦惡之襄陽太守周慮襲殺甘卓叡
畏迫於敦居常憂感發病而死

子紹僭立改年曰太寧王敦將篡諷紹徵己乃
爲書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
負荷哀憂孔疚如臨于谷實賴家宰以濟艱難
公邁德樹勲遐邇歸懷任社稷之託居揔己之
統然道里長遠汙川阻深動有介石之機而回
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政得旦
夕訓詔朝士亦僉以爲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

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靜國寧
民要之括囊無咎伏想闇同此志願便速剋近
期以副翹企之懷紹恭憚於敦若此復使兼太
常應詹拜敦丞相武昌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
趨劔履上殿敦於是屯於蕪湖敦乃轉王導爲
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兄含子應爲武衛將軍
以自副貳敦無子養應爲後敦疾踰年故召含
還欲屬以後事是時敦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
二紹密欲襲敦微行察敦營壘及敦疾紹屢遣

大臣訐問起居遷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敦疾甚紹召其司徒王導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嶠尚書卞壺密謀討之導嶠及右將軍卞敦共據石頭光祿勳應詹都督朱雀桁南諸軍事尚書令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紹出次于中堂敦聞兵起怒欲自將困不能坐召其黨錢鳳鄧岳周撫等率衆二万指造建業舍謂敦曰此事吾便當行於是以舍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爲天子便盡卿

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初紹謂敦已
死故敢發兵及下詔數日敦猶能與王導書後
自手筆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太真溫嶠
字也紹朝見之咸共駭懼含等兵至溫嶠輒燒
朱雀桁以挫其鋒紹使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
軍陳嵩段匹磾弟禿率壯士千人逆含等戰于
江寧斬其前鋒將何康殺數百人敦聞康死軍
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微群從中才
兼文武者皆早死今年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

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乃復卧使術士郭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敦旣疑璞勸亮嶠等舉事又聞卦惡於是殺璞敦疾轉困語其舅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初敦敗歿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及疾甚見刀協甘卓爲祟遂死王應祕不發喪裏屍以席埋於齋中與其將諸葛瑤等縱酒淫逸沈充將萬餘人來會含等充臨行顧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歸也紹平西軍祖約